

程杏軒醫案

輯錄

三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一集

醫案類

程杏軒醫案輯錄 三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程杏軒醫案輯錄序

嘉慶九年。歲在闕逢。困敦。先生既成醫案初集一編。壽諸世矣。原版不戒於火。其續錄尙藏巾笥中。今年春。又成醫述十六卷。集諸家之大成。垂不刊之定論。誠醫宗之成軌也。既乃合醫案前後集付劄氏。而先生行踪所至。與凡所施治。隨筆劄記。及榜等錄存者。歷時既久。積而盈帙。先生以出於一時論列。詳略或殊。始末未備。不欲付梓。榜等竊以近世葉氏一家。亦臨證筆記。然惜其辭多簡括。而義少發明。若先生斯編。證必求其本。治必折其衷。發聾覺瞶。引示迷津。實有前賢屐齒所未及者。昔史遷傳太倉公。論證論治。辭繁不殺。幾及三十條。豈不以活人指南。端在是乎。乃敦請於先生。排次而梓行之。因并附記數語於其後云。

昔

程杏軒醫案輯錄 序

二

道光九年歲在屠維赤奮若陽月上澣門人倪榜許樸小門人許俊洪鼎彝汪有容葉光煦鄭立傳等謹識

419:061
TPE
25 12(5)3



程杏軒醫案輯錄目錄

慶敬齋方伯耳鳴.....	一
又公子痘證.....	二
齊方伯脅痛.....	三
福方伯哮喘.....	三
台靜亭州尊陰陽兩虧傷及奇經.....	四
長中堂病機治法.....	五
馬朗山制軍公子中寒陽脫急救不及.....	五
溫景僑制軍欽傷脾胃商善後之策.....	六
周都憲咳久醫誤治用溫肺滌邪.....	七
方耒青制軍便瀉洩數.....	八
曾賓谷中丞痢疾.....	八
張觀察如夫人經期不調.....	九

程杏軒醫案輯錄 目錄

- 龔闇齋觀察令媳療證……………一〇
- 吳春麓儀曹不寐眩暈……………一一
- 又少君水火失濟之證……………一三
- 胡觀察汕證……………一三
- 郭松厓郡侯瘧疾……………一四
- 鮑蒔春部曹尊堂血枯久傷奇經……………一五
- 周司馬痲風病後足膝軟弱……………一五
- 王明府夫人積聚久痛……………一六
- 沈虹橋廣文疫證……………一七
- 洪廣文少君損過脾胃……………一七
- 鮑覺生宮詹精氣內虧詳敘證治次第……………一八
- 殷仲周先生筋攣便濁……………二一
- 張佩章先生肝腎兩虧證治……………二二
- 家近陶翁肝陽逆肺咳嗽加感風溫標本異治……………二二

- 汪舜廣翁令愛水腫……………二二三
- 方芷南茂才夫人產後心脾兩虧之證……………二二四
- 鮑禹京翁夫人厥證治法節略……………二二五
- 張仲箴翁息貴喘嗽……………二二九
- 方竹坪翁頭痛……………三三〇
- 洪竝鋒翁脾陽虛寒溼內伏重用溫補治法……………三三〇
- 洪庭光兄肝風眩暈證類粹中……………三三一
- 葉振標翁證患似隔非隔……………三三二
- 洪星門翁吐血……………三三三
- 龔西崖兄咳血……………三三四
- 吳曜泉翁乃媳瘵厥變幻證治之奇……………三三五
- 葉震先兄肝風眩暈……………三三六
- 吳雙翹兄幼女目疾……………三三七
- 汪式如兄陰暑感證轉爲癰瘡前後治法不同……………三三八

- 又乃嫂喉痛清藥過劑變證……………四〇
- 又患伏暑危證拯治原委……………四一
- 吳婦血崩……………四三
- 許婦內傷經閉辨明非孕……………四五
- 汪季占翁乃孫暑風驚證反復治法……………四六
- 黃禹功兄陰虛咳血誤服陽藥致害……………四八
- 方侶豐兄挾虛傷寒誤治致變壞病……………四九
- 謝翁證治并答所問……………五〇
- 饒君揚翁脾虛瀉血肺燥咳嗽證治異歧……………五一
- 方女慢驚……………五四
- 某嫗本病風疝加感暑邪……………五四
- 胡某令郎痲後頸生瘰癧籌治二法……………五五
- 家若谷兄乃郎脅痛……………五六
- 梅氏女嘔吐經閉……………五七

葉某喉痛·····	五八
朱百春兄令嬾半產崩暈寒熱似瘧·····	五九
王氏婦妊娠二便閉塞·····	六一
李某鼻淵孔潰·····	六二
王某背瘍潰後餘毒未淨·····	六二
王錫章肺腎虛喘畏補致脫·····	六三
吳媪肺痺·····	六四
施婦感證·····	六六
江婦崩證·····	六七
江氏子足痺誤治成廢·····	六八
葉翰周世姪感證反復狀類內傷·····	六九

程杏軒醫案輯錄 目錄

程杏軒醫案輯錄

慶敬齋方伯耳鳴

經言腎氣通於耳。故人至中年以後。腎氣漸衰。每多耳鳴之患。喻氏論之甚晰。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必兼挾有內風。乘虛上升。夫風善入孔竅。試觀簾櫳稍疎。風即透入。人之清竅。本屬空虛。是以外感風邪。其息即鳴。韓昌黎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凡物之鳴。由於不得其平。人身之陰失其平。陽失其秘。化風盤旋。上干清竅。汨汨之聲。晝夜不息。其義亦然。議與潛陽熄風。靜以制動之治。

安波按。耳爲腎之主竅。心膽寄附。是以體虛失聰。心腎同責。案內簾櫳稍疎。風

新安 杏軒程文園觀泉甫
山陰 安波陳光壽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



卽透入之句。真是精議卓識。

又八公子痘證

見點九朝成漿之期。孩提先天稟薄。痘形陷伏。根脚不齊。漿清色白。便澹食少。嗜臥無神。一派氣血虛寒之象。亟亟溫補內托。尙有生機。醫猶以爲肌熱未退。火毒未清。藥仍清解。誤之甚矣。夫痘證發熱。此其正候。蓋不熱則表不能透。標不能長。漿不能蒸。靨不能結。故痘證始終無不賴此熱力爲之主持。若欲盡攻其熱。不顧戕損其元。元氣受傷。安能送毒歸窠。苗而不秀。能成實者鮮矣。外科論癰疽。謂有膿則生。無膿則死。痘證亦然。又傷寒有養汗之法。痘證有養漿之法。傷寒須七朝以前。邪氣未傳。尙可養得汗來。痘證須七朝以前。逆證未見。尙可養得漿來。倘至七朝以外。生氣已離。再思養漿。亦猶傷寒邪氣已傳。再思養汗。其可得乎。無膿癢塌。勢所必至。十二險關。慮有風波。勉議保元湯。合參歸鹿茸一法。冀其堆沙發臭。或可倣倖圖成。

安波按。近時痘醫。輒以辛涼解毒。苦寒退熱。往往致成敗證。束手無策。良可嘆

也。

齊方伯脅痛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情志不舒。木鬱爲病。據論恙起數年。左季脅下不時作痛。飲食入胃。其氣常注於左。不行於右。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肝位居左。其氣常行於右。脾位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左升右降。如環無端。今氣偏注一隅。豈非升降失司。肝脾不和之所使然。目前雖無大患。竊恐肝病日久。土困木橫。衝胃爲嘔。攻脾爲脹。可不早爲曲突徙薪之計乎。

福方伯哮喘

哮喘多年。原屬錮疾。往歲舉發尙輕。此番發劇。胸滿喘促。呼吸欠利。夜臥不堪。着枕。藥投溫通苦降。閉開喘定。吐出稠痰而後卽安。思病之頻發。膈間必有窠囊。痰飲日聚其中。盈科後進。肺爲華蓋。位處上焦。司清肅之職。痰氣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閉不通。務將所聚之痰。傾囊吐出。膈間空曠。始得安堵。無如窠囊之痰。如蜂

子之穴於房中。蓮子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不刈其根。患何由杜。考金匱分外飲治脾。內飲治腎。且曰。飲邪當以溫藥和之。議以早服腎氣丸。溫通腎陽。使飲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變湯爲散。默健坤元。冀其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即津液所化。使脾胃得強。則日入之飲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既不生。疾自不作。上工治病。須求其本。平常守服丸散。疾發間用煎劑搜逐。譬諸宵小潛伏里閭。乘其行動犯竊。易於拘執。勤撫並行。漸可杜患。

人口靜亭州尊陰陽兩虧傷及奇經

復診寒熱依然。神采更倦。前方初服。微見痰紅。疑係附子溫燥所致。續服五劑。紅不再吐。口井不渴。仲聖云。身大熱而反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且越人明以陽維爲病。苦寒熱爲訓。豈寒慄如此。經年累月。憔悴不堪。不從溫補。尙有何策可施耶。王太僕云。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旨可悟矣。雖內經有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之言。丹溪有治用清涼之案。然與此似乎不合。無如補虛門中。歸脾十全。補元煎。養營湯之屬。均已服過。卽治奇經之鹿茸河車亦

無應驗。殊爲棘手。但細詳脈證。總不外乎陰陽精氣兩虧。張介賓所謂以精氣分陰陽。則陰陽不可離。以寒熱分陰陽。則陰陽不可混。古人復起。不易斯言。

長中堂生病機治法

經云。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水爲陰。火爲陽。是病機雖繁。可一言以蔽之曰。陰陽而已。試觀天有四時。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以生喜怒悲憂恐。五臟所患不同。要不外乎心腎。此陰陽窟宅。水火根基。恙緣夙夜煩勞。心腎不交。水火失濟。夫營衛二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若衛氣不得入陰。則但寤而無寐矣。醫用補心丹。養心湯。安神定志。未爲不善。要知心爲虛靈之臟。草木無情。非假物類之靈以引之。焉能望效。擬以純甘加入龜版虎睛龍齒琥珀珍珠。諒當有應。

安波按。此議誠言人所未言。擬再參入磁石。取其黑色通腎。上交於心。靈情活潑。上應虛靈之臟。未識與先生合拍否。

馬朗山制軍公子中寒陽脫急救不及

診脈沉伏模糊。證見肢厥聲嘶。口鼻氣冷。人事迷惑。處由真元內戕。陰寒直中。陽氣外脫。勢屬危殆。內經以陽氣者。若天與日。今則沍寒凝泣。陰霾用事。使非重陽見魄。何以復其散失之元乎。夫人身之真陽。譬之鰲山走馬燈。拜舞飛走。無一不具。其間惟是一點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而拜舞飛走之軀殼。未嘗不存也。方用參附二味。重加分兩。晝夜頻進。本草言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附子爲斬關奪門之將。潭底日紅。陰怪滅。分陽未盡。則不死。但脈證敗壞如斯。欲圖斷鰲立極之功。亦難之難矣。

安波按。此症亡陽也。急用附片墊氣海。關元灸數百壯。或可挽。

溫景僑制軍飲傷脾胃商善後之策

脈沉細緩。外腴內虛。飲多穀少。恙經三載。發時腕痞噎噫。小便欠利。年來戒飲。其疾雖平。然精神起居。未能如昔。飲食稍有失調。腕中猶覺不快。慮其病根復萌。商圖善後之策。此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也。夫脾胃清和。始能生化氣血。酒者熟穀之液。其氣慄悍。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故致患若此。今病雖愈。而倉廩

之官。未得驟反清和之舊。計惟調養脾胃。以資運化。考古治病。有煎膏丸散之別。心肺病在上焦。宜用煎膏。肝腎病在下焦。宜用丸。脾胃病在中焦。宜用散。審其致疾之因。投藥自中肯矣。

周都憲咳久醫誤治用溫肺滌邪

岐伯雖言五臟六腑。皆令人咳。然其所重。全在於肺。蓋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其寒。飲食入胃。從胃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咳。是咳之不離乎肺。猶瘧之不離乎少陽。據諭病緣夏熱。曉起感冒涼風。更兼飲冷。始而微咳。漸至咳甚。服藥月餘。咳仍不已。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此致病之大端。醫者只知天時之氣熱。不察人身之臟寒。頻投滋潤。希冀清火止咳。適燕指南。無怪藥愈服而咳愈頻也。蓋肺爲嬌臟。性雖畏熱。然尤畏寒。金被火刑。固爲咳。金寒水冷。亦爲咳。五行之理。生中有剋。剋中有生。金固生水者也。然金寒則水冷。使非火剋金。則金不能生水矣。譬諸水冰地坼。猶以霜雪壓之。其能堪乎。診脈沉細。口不乾渴。時當盛暑。背猶怯風。使非溫中滌邪。何以春回暘

谷。倘再因循貽誤。寒邪不解。久咳肺傷。更難爲計。擬溫肺湯一法。
安波按。咳嗽一症。治之最難。昔徐靈胎醫究二十年。始能治嗽。難怪庸流一見
咳症。就以沙參麥冬從事。貽害良深。可歎可恨。

方未青制軍便瀉洩數

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變。人之二便。全藉中氣爲之轉輸。故不失其常度。腎氣虛
則關門不固。脾氣虛則倉廩失藏。便瀉洩數之病生焉。方定補中益氣湯。升舉脾
元。四神丸固攝腎氣。二藥合投。並行不悖。加枸兔佐慈黃之功。增蓮芡輔參朮之
力。方則脾腎分施。病則溲便並治矣。

安波按。腎開竅於二陰。腎氣虛則失其司。脾氣弱則運失其旋。故以脾腎雙補
治。然此公大約多年。或久瀉洩數。如新瀉瀨短。則大相徑庭矣。

曾賓谷中丞痢疾

痢疾古名滯下。然此滯字。非單指飲食停滯之謂。言其暑濕內侵。腑氣阻遏而爲

滯耳。長夏感受暑邪。伏於腸胃。新秋患痢。腹痛後重。赤白稠粘。日夜頻次。考古賢治痢。不外通澀兩法。大都初痢宜通。久痢宜澀。夫暑濕邪熱。客於營衛。則生瘡癩。入於腸胃。則爲瀉痢。痢之紅白。如癩之膿血。膿血不淨。癩不收。紅白不淨。痢不止。證在初起。治貴乎通。經曰。通因通用。然此通字。亦非專指攻下之謂。言其氣機流行而無壅滯。乃爲通耳。丹溪以河間發明滯下證治。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二語實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特其方法。每用芩連檳枳。苦寒攻伐。藜蘆洵屬合宜。膏粱恐難勝任。敝郡汪氏蘊谷。書稱痢疾。卽時疫濁邪中下。名曰渾毒之義。頗爲切當。穀食不減。胃氣尙強。約期二候。可以奏功。

安波按。黃金湯者。用黃土金銀花扁豆肉扁豆花茯苓穀芽黑豆甘草生白芍五穀蟲生薑也。余治噤口痢甚效。已驗之數人矣。

張觀察如夫人經期不調

先天稟薄。情志欠舒。心脾抑鬱。診脈細澹。細爲氣少。澹主血虛。問寢食如常。惟月

事失調。每值經期。洒淅寒熱。腰脊痠疼。按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脈交通。乃能有子。脈證若此。卽無他患。恐難孕育。間進加味歸脾湯。調養心脾。血氣之源。常服毓麟珠。補益衝任。陰陽和協。衝任調勻。則合浦珠還。蓋田玉茁。可預必也。

安波按。衝脈爲經水之本。故內經言太衝脈盛。則月事以時下。茲以毓麟珠等藥。以補益衝任。正合其旨。

龔聞齋觀察令媳瘵證

軒岐論五鬱。首究乎肝。肝主春生之氣。春氣不生。則長養收藏之令息矣。而欲其無災害者幾希。夫病端雖始於肝。久則滋蔓他臟。膚淺見血投涼。因咳治肺者。固無足論。卽知求本而不審諸陰陽消長之理。依然隔膜。所謂補陰補陽。義各有二。芩連知柏。有形之水也。麥味地黃。無形之水也。以無形之水。制無形之火。如盞中加油。其燈自明。乾薑桂附。溫烈之溫也。參耆甘草。溫存之溫也。以溫存之溫。煦虛無之氣。如爐中覆灰。其火不熄。日內咳頻。痰猶帶血。似須先投甘寒以降火。未可驟用參耆以補陽耳。醫賁云。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腎水乾

枯。無可容之地。故復上逆而爲患矣。病始不得隱曲。漸至不月。風消喘咳息貴。莫能正偃。所以然者。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夫火空則發。使非填實其空。炎焰何能斂納。王太僕云。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誠見道之論。昨論便澹。多恐脾元下陷。夜來便圖數次。煩熱少寐。夫土爲物母。心肝肺腎。若四子焉。子虛尙可仰給母氣。苟土母傾頽。中無砥柱矣。古人論脾肺兩虧之證。最難措置。方欲培土強脾。恐燥劑有妨於陰液。方欲濡燥生津。恐潤劑有礙於中州。惟上嗽熱而下不便澹。下便澹而上不嗽熱者。方好施治耳。今日用藥。當以扶脾爲急。昔士材先生治虛癆。嘗云。今日肺病。多保肺藥中兼佐扶脾。明日脾病。多扶脾藥中兼保肺。亦因時制宜法也。但臟真損傷已極。藥餌恐難圖成。

吳春麓儀曹不寐眩暈

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腎爲坎卦。一陽居二陰之間。故須陰得其平。然後陽藏於密。童年知識已開。陰精早洩。此致病之大端。及壯。血氣方剛。尙不覺其所苦。人四十而陰氣自半。起居日衰。精神不充。蟬聯疾作。診脈尺虛細澹。寸關大於平。

時。按尺爲腎部。脈見細濡。腎虛奚疑。寸關大於平時。陰弱陽浮之象耳。夫醫之治病。不用補爲難。而以分別水火氣血爲難。馮氏書云。小病治氣血。大病治水火。蓋氣血者。後天有形之陰陽也。水火者。先天無形之陰陽也。太極之理。無形而生有形。是治大病。可不以水火爲首重耶。請以不寐言之。人知其爲心病。而不知其爲腎病也。心雖爲神舍。而坎離尤貴交通。越人以陽不入陰。令人不寐。豈非水火未濟。坎離失交之故乎。內經又有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之語。形容厥暈。病機最切。方書稱風稱火稱痰。漫無定見。景岳師其意。以爲無虛不作眩。治當上病療下。滋苗灌根。精矣精矣。暫服煎劑。再訂丸方。王道無近功。內觀頤養爲要。舊患眩暈。怔忡不寐。遺洩。本屬心腎兩虧。水火失濟。曾訂煎丸。服經十載。茲診脈候平和。精神矍鑠。此亦頤養之功。非全關草木之力也。惟食多尙難運化。腰脊時痛。遺洩間或有之。藥物所需。仍不可缺。考古人用藥。有攻病保躬兩途。攻病則或涼或熱。當取其偏。保躬則適其寒溫。宜用其平。蓋溫多恐助相火。精關不藏。潤多慮傷脾陽。坤元失健。如云食蜜。便卽糖瀉。脾虛不勝潤滑之徵。青娥丸固能治腎虛腰痛。但故紙胡桃味辛性溫。久而增氣。恐其助火。且常服丸藥。亦須分

別氣候。夏令炎熱。遠剛近柔。以防金水之傷。冬令嚴寒。遠柔近剛。以遂就溫之意。將交夏至。一陰初復。元精不足之時。商以益陰保金。兼調脾胃。秋季再爲斟酌。

又少君水火失濟之證

水火之道。宜交而不宜分。水上火下。名曰交。交爲既濟。不交爲未濟。由是觀之。水火之切於人身者大矣。據脈與證。處由腎元下虧。水火失濟。以致魄汗淋漓。玉關滑洩。腰爲腎府。腎虛則腰脊多疼。心爲神舍。心虛則夜臥欠逸。面赤頸熱。虛陽上炎。體倦頭傾。髓海不足。且金乃生水之源。肺腎爲子母之臟。子虛盜竊母氣。此喘欬之所由。腎開竅於二陰。心與小腸相表裏。心熱移於小腸。此血淋之所自。昔肥今瘦。虛里跳動。種種見證。虛象奚疑。不知持滿御神。日啖草木無益。積精自剛。積氣自衛。積神自旺。酸以收之。介以潛之。厚味以填之。水火交。精神治矣。

安波按。廣成子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之言。誠爲養身吃緊良方。而世人一至有疾。徒以草木從事。其先天不自攝。恣意斲伐。忍心剋剝。可歎可悲。

胡觀察止瀉證

經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督蟻爲病。不得前後爲衝疝。是疝病雖屬於肝。而實衝任督三脈所生。據證畢腫。少腹形堅痛甚。攻衝腰俞。病根深遠。愈發愈劇。考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上毛際循腹裏。衝脈起于氣街。督脈統督諸脈。而爲奇經之長。葉氏云。大凡衝氣從背而上者。係督脈主病。治在少陰。從腹而上者。係衝任主病。治在厥陰。揣諸病情。確爲奇經受病無疑。醫不中肯。是以藥治無功。

郭松匡郡侯瘧疾

瘧雖小病。而內經論之最詳。首稱夏傷於暑。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可知瘧病由於暑風相薄而成。然暑必兼溼。若無溼。但爲乾熱。非暑也。卽此推之。瘧病雖屬暑風相薄而成。又必挾有溼邪醞釀之所致矣。特六淫分配四時。暑之與溼氣雖異。而因則同。有可分不可分之義也。今歲太陰司天。溼土主事。其變驟注。其災霖潰。人在氣交之中。感而卽病者。爲霍亂吐瀉。腫滿諸候。其不卽病。邪伏膜原。內趨大腸則爲痢。外走少陽則爲瘧。故瘧之寒熱往來。亦猶痢之赤白膠粘耳。恙逾匝旬。瘧經五發。胸腹飽悶。嘔惡不渴。脈沉

茲緩顯係溼鬱中焦。腑陽失運。幸得從樞外達。不至滯下疽滿。邪淨自瘳。無煩過慮。

鮑時春部曹尊堂血枯久傷奇經

產育多胎。衝任受虧。兼之自乳。陰血更耗。恙經年遠。腰脊刺痛。轉側維艱。小便血淋。痛引少腹。揣摩其故。非特血氣之傷。而且奇經亦損。故歸地養陰。參耆益氣。均無靈效。衝脈起於氣街。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淋痛諸候。必有所關。卽寒熱一端。亦陽維爲病耳。病由血海空虛。損及奇經八脈。尋常藥餌。諒難奏功。宗內經血枯。治以四烏鰂骨一蘆茹丸。

安波按。古言病久入八脈。

周司馬痺風病後足膝軟弱

前患痺風。調治小愈。案牘勞形。元虛未復。腰脊雖能轉側。足膝尙覺軟弱。肝腎真元下虧。八脈不司約束。參耆歸地。僅可益其氣血。未能通及八脈。古人治奇經精

髓之傷。僉用血肉有情。豈諸草木根莖。可同日而語。推之腰爲腎府。膝爲筋府。轉搖不能。行則振掉。不求自強功夫。恐難彌縫其闕。恬澹虛無。御神持滿。庶幾松柏之姿。老而益勁也。

擬河車、鹿茸、虎脛骨、虎膝骨、牛骨髓、猪骨髓、羊骨髓、阿膠、海參之屬。

王明府夫人積聚久痛

脈弱質虧。操持多勞。昔年產後少腹起有痞塊。不時作痛。邇來痛於早晨。日日如是。經云。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任之爲病。其內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再考古人論積聚。分癥瘕兩端。癥者徵也。有塊可徵。其病在血。瘕者假也。聚則有形。散則無迹。其病在氣。良由新產之後。或因寒侵。或因氣滯。以致循經之血。凝結成形。膠粘牢固。長大則易。剷削則難。須待本身元氣充旺。始能消磨。倘務急攻。非但積不可消。反傷正氣。內經有大積大聚。其可犯也之戒。旨可見矣。現在痛勢攻衝較甚。滋膩之補。似非所宜。思久痛在絡。衝爲血海。先商煎劑。調和衝任。使其脈絡流通。氣機條暢。痛勢稍緩。再議丸藥。圖刈病根。

安波按。煎劑議通瘀煎法丸。以回生丹攻補兼用。

沈虹橋廣文疫證

時疫十朝。正虛挾邪。證見神倦耳聾。熱發不退。脈息沉細無力。憑脈用藥。理應壯中溫托。閱方曾服理陰煎三劑。病樣日增。前法似難再進。夫陽證陰脈。原屬不宜。方書有時疫邪伏于裏。脈多沉細。不同傷寒邪自外來。脈多浮大。語屬可參。仿趙氏六味湯。加柴胡一法。復診脈仍虛細。神形倦怠。脣齒乾枯。舌胎黃燥。變黑。夫邪熱最爲真陰之賊。高年腎陰本虧。熱甚津液更耗。已任編所謂感證始終。以存津液爲第一義。蓋陽明燥土。全賴少陰腎水以滋養之。如旱田側有井泉。猶可供其灌溉之資。倘井泉乾涸。燥土炎蒸。則苗槁矣。宗甘露飲。

洪廣文少君損過脾胃

嘗云。衛虛則惡寒。營虛則發熱。證見日晡寒熱往來。已經數月。洵爲營衛二氣之虛。斷非客邪外感也。病既屬虛。虛則當補。昨服補劑。胸膈反增滯悶。此中消息。頗

難窺測。蓋非藥不能應病。乃胃氣不行藥力耳。夫上損過胃。下損過脾。越人且畏。姑遵經旨。虛癆不足。當與甘藥。兩進甘藥。寒熱依然。惟粥食稍增。嗽咳略緩。藥病尙覺相符。稽古補虛方法。千蹊萬徑。而其關鍵。總以脾胃爲之主腦。夫人之一身。內而五臟六腑。外而皮肉經脈。何一非藉穀氣長養之功。苟土母傾頽。旣難輸化。飲食之精微。焉能傳送藥力。宜乎虛不納補也。難經發明五損。勿過脾胃。仲景治虛癆諸不足。出活人手眼。其所立建中方法。亦皆稼穡作甘。此古聖賢明訓。內傷大病。可不以脾胃爲首重耶。然病真藥假。終難圖功。

鮑覺生之宮詹精氣內虧詳故證治次第

恙經半載。脈證合參。究屬質虧煩勞。以致坎離不交。水火失濟。五液內涸。虛陽不藏。誤服苦寒。重戕胃氣。諸證蜂生。糾纏不已。揆之古訓。以虛能受補者可治。虛火可補。參耆之類。實火可瀉。苓連之類。勞傷之火。虛乎實乎。瀉之可乎。趙氏謂陰虛之火。如盞中油乾。燈焰自熾。須以膏油養之。專主補陰。其說是已。然陰生於陽。血生於氣。顧此食少欲嘔。腕悶不快。又難強投滋膩。反復推詳。計惟培養脾胃。默運

坤元。以爲先着。脾爲土母。安穀則昌。金匱治虛勞。首用建中。越人言損其脾者。調其飲食。脾元日健。飲食日增。變化精微。滋榮臟腑。不治火而火自熄。不潤燥而燥自濡。充膚熱肉之功。可漸見矣。然內傷之病。宜內觀靜養。所謂大病須服大藥。大藥者。天時春夏。吾心寂然。秋冬也。參透此關。以佐草木之不逮。爲妙。服藥旬餘。脈象稍轉。寢食略安。惟足膝痠軟。項脊時疼。形神疲倦。考治五臟之虛。難經言之甚悉。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闡發精微。了無遺蘊。再考金匱云。男子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夫脈大爲真氣泄越。心脾耗傷。此歸脾建中。養營四君等湯之所宜。極虛亦爲勞。乃精血內奪。肝腎下衰。此六味八味。天真大造等丸之所宜也。但病證多端。治須次第。首從稼穡作甘。培補中宮。專崇其土。次第榮養心脾。蓋心爲離陽。補心陽以生胃土。虛則補母之義。至於皮枯肉瘠。肢懈形羸。精髓內竭。筋骨廢弛。明屬本實先撥。舍填納固攝。則解休何由而振。枯槁何由而同。特草木無情。須假物類之脂膏。發人身之血液。煎丸并服。脾腎分施。煉石補天。而收桑榆之效矣。調治兩旬。雖未大效。然處境煩劇。猶能支撐。未始非賴藥餌扶持之力。七年

之病。三年之艾。原無速功。春三月。此謂發陳。恪服煎丸。春氣得生。夏可得長。一陰來復。自可霍然。病機前案已詳。其中奧義難測者。尙有數端。請再陳之。凡人病若勞動。反覺精神強健者。此陰火沸騰。扶助於內。不覺其元氣之衰。若靜養調適。反覺神疲氣弱者。此陰火退。本相露故也。病情有類乎此者。一也。解你一證。由於肝腎二經之虛。肝虛則筋軟無力。以束周身。肌肉皆渙散。而若解。腎虛則骨痿不能自強。遍體骨節皆鬆懈。而多你。故慊慊悒悒。若不知所以爲人。病情有類乎此者。二也。男子精未滿。而早搖其精。五臟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病。病情有類乎此者。三也。衛氣晝行於陽。主寤。夜行於陰。主寐。平人夜臥。則陽升陰降。陰陽交合。然後漸入睡鄉。若營弱衛強。坎離失媾。神明之地。擾亂不安。萬慮紛云。却之不去。衛氣剛入於陰。契合淺而脫離快。升者復升。降者復降。是以欲寐之時。忽驚而寤矣。病情有類乎此者。四也。至若飲食雖能強餐。腹中常覺不暢者。胃得受納之司。脾失健運之職也。大便燥結。數日始一更衣者。腸脂枯澇。傳導艱難也。腕中時痛者。木失水涵。肝葉怒張而迫鬲也。心忤怔忡。營虛之故。臂多青脈。血脫之徵。更有皮肉之間。時如冰水滴溜。證狀之奇。方書未載。曾治一婦患此疾。數年投補藥百

劑而愈。豈非血氣空虛。失其溫分肉實腠理之司耶。

安波按。先生闡發經義。善發古人之意。

殷仲周先生筋攣便濁

據論病原始末。考諸經云。肝主筋。身之所束者。筋也。所以榮筋者。血也。病本血不榮筋。而附筋之血。又耗於足癰之滲漏。加之時疫熱邪。深入經絡。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經又云。肝氣熱。膽泄口苦。筋膜乾。則筋急而攣者。是矣。然治攣固難。而治濁亦不易。雖津液藏於膀胱。氣化能出。但肺爲生水之源。金燥則水不生。諸病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義可知矣。進而求之。筋攣血涸。使非養血榮筋。不可也。然徒知榮養。而不明夫輔金制木之法。亦不可也。苟以金制木。而木反榮。筋反舒矣。且金清則水生而熱降。此榮筋卽可以治濁也。水足則木暢而筋柔。此治濁卽可以榮筋也。明見諒以爲然。

安波按。金清則水生而熱降。此榮筋卽可以治濁。擬準繩人參清肺法。冀其治節之令行。則膀胱氣化出矣。所謂不治濁而治濁也。復以朱氏虎潛法。以濡養

營衛壯陰潛陽。所謂水足則水暢。不榮筋而筋自榮也。

張佩韋先生肝腎兩虧證治

兩尺細瀋。肝腎下虧。必得之醉而使內也。壯時血氣方剛。故無所苦。自強仕以來。漸覺目盲不能遠視。耳如蟬吟蛙鼓。虛里其動應衣。闔目轉盼。則身非己有。腰膝痠楚。行步不正。種種病狀。就衰之徵。經云。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聽。血氣衰耗。不能上充。故視聽失其常度。心爲君主之官。血虛心無所養。故掣動不安。腦爲髓海。下通命門。上氣不足。頭爲之苦傾。腰者腎之府。腎僣則憚於轉側。膝者筋之府。筋僣則艱於屈伸。方用人參爲君。形不足溫之以氣。地黃河車龜鹿膠爲佐。精不足補之以味。更用山萸五味。攝納腎氣歸元。氣旺精充。百骸司職。收視而視明。返聽而聽聰矣。

安波按。方議皆精妙入化。

家近陶翁肝陽逆肺咳嗽加感風溫標本異治

兩寸關脈候俱大。左關尤急。據述前冬因情志抑鬱。先見此脈。後覺心煩不安。舊春心煩稍定。咳嗽至今不止。舌苔時黃時退。此肝爲受病之源。腎爲傳病之所。夫肝之傷脾。人所易知。肝之傷腎。人所不識。譬如折花枝。安插瓶中。花枝日茂。瓶水日爲吸乾。肝陽吸引腎陰。此之謂也。且肺爲腎母。子虛必盜母氣。不特金不制木。而木反得侮金。肝陽上升。衝心爲煩。衝肺爲咳。脈大不斂。舌見黃苔。要皆陽亢陰虧之所使然。所幸寢食如常。別無兼證。議以滋腎生肝。保金化液。辛溫剛復。似非所宜。復診脈急依然。連日嗽甚。於前夜臥欠安。頭額手心俱熱。是屬挾有風溫。外因若云。陰血之熱。當發於日晡。不應發在午前。且其來也漸。何驟若此。質虛恙久。固不能正從標治。然亦未可過補。仿汪廣期前輩風溫湯方法。

安波按。卓識名論。非鎔經鑄史者不能。

汪舜廣翁令愛水腫

色白膚嫩。腎氣不充。數月病魔。脾元又困。諸醫調治。病勢日增。請求其本而論治焉。經言諸溼腫滿。皆屬於脾。曩服五苓五皮。非無所據。但腎爲胃關。關門不利。故

聚水而從其類。仲師主用腎氣丸。卽此意也。若謂童年精氣未泄。補之不宜。然治標不應。理應求本。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是已。夫水流溼。火就燥。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消者。患其有火。水者。患其無火。且水病雖出三陰。而其權尤重於腎。腎居水臟而火寓焉。此火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卽膀胱津液藏焉。亦必由命門氣化而出。華元化曰。腎氣壯則水還於腎。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前服腎氣丸頗應。日來飲食不節。病復再投不效。考諸已任編云。此病單用腎氣丸不效。單用補中益氣湯亦不效。須用補中益氣湯。吞金匱腎氣丸。謹宗其旨。

安波按。于庚長秋。行醫於杭篁橋。一士子患水腫。面目無縫。陰大如栲。小水點滴不爽。切脈沉細糝糊。苔膩白滑。不渴。閱前醫有開鬼門者。有潔淨府者。有用五子五皮者。有需金匱腎氣法者。服之如石投海。余意腎氣虛則水泛爲腫。以腎氣丸爲旗鼓之劑。何反不應。追憶已任編有益氣陽。送腎氣丸之法。翻書令彼視之。伊以爲然。服之竟驗。視此與先生暗合也。

方正南茂才夫人產後心脾兩虧之證

金匱云。婦人新產有三證。一曰瘕。二曰鬱冒。三曰大便難。三證所因。無非陰傷血耗之所致耳。人知四物湯能補血。此第認其面目。而未審其根源。夫血生於心。統於脾。欲求其源。舍此誰與。再按脾主肌肉。脾虛故肌肉發熱。心主神明。心虛故神明失藏。計惟黑歸脾湯一方。可稱對證之藥。泛涉他求。恐多歧也。語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蓋女科病本無難。其所難者。胎產兩端而已。胎前諸病。尙須培養氣血。况乎養後。百脈空虛。不言可知矣。產經十朝。發熱昏冒。肢掣煩躁。夜臥不安。脈息數大無力。斷非蓄瘀風邪。顯屬陰虧陽越。病關根本。非枝葉小恙可比。歸脾湯培養心脾化源。喜其虛能受補。第補藥治虛。如旱田稼穡。灌溉宜頻。病人畏藥。昨晨至今。停藥未進。心煩肢擾。瘕厥欲萌。原方加膠黃棗麥。守服勿懈。

安波按。近時之大弊。產後輒以生花湯從事。徒不知芎歸等之走竄。散煥無常。茲閱此案。較以歸脾膠黃。何啻霄壤之殊。昔丹溪之產後多血虛。嘗以大補爲主。雖有雜症。以未治之。景岳云。產後多不虛症。胎前爲氣血所壅。及產後始見。通快之語。細玩二言。在醫者之靈機活潑。不可固執一見。以致膠柱鼓瑟也。

鮑禹京翁夫人厥證治法節略

傷寒論厥證。分別陰陽。陰厥屬寒。陽厥屬熱。寒宜溫而熱宜涼。雜病論厥證。分別虛實。奪厥煎厥。痿厥爲虛。薄厥尸厥。食厥爲實。實可消而虛可補。病由情懷不釋。肝失條達。血氣日偏。陰陽不相順接。因而致厥。與全虛全實者有間。理偏就和。宜用其平。偏補偏消。烏能治情志中病。厥證婦人常有之。其爲情志鬱勃。致病顯然。惟晝夜頻發。陰陽臟氣俱傷。却爲可慮。若乍發乍止。疎而且輕。亦無妨礙。所嫌病關情志。難以除根。務須戒怒舒懷。惜勞靜養。冬令收藏之際。加意慎持。來春草木萌動。庶可不致復發。厥證有因痰者。有不因痰者。因痰而厥。厥時喉中必有痰聲。漉漉。此則厥來寂然。無聞。且痰厥脈應帶滑。今脈細兼弦。濇洵屬氣厥無疑。持脈之道。須知人之平脈。然後察其病脈。質虧脈細。此其常也。惟細中見濇。右寸關兼帶弦象。故主病耳。濇者血虛氣滯。弦者胃弱肝強。細小弦濇。主病尙輕。牢大弦長。主病重矣。諸厥屬肝。女子以肝爲先天。肝主怒。怒則氣上。經云。血之與氣。並走於上。迺爲大厥。其由肝鬱爲病可知。考古人治鬱證。多用越鞠。迨遙二方。但越鞠燥而迨遙則潤矣。越鞠峻而迨遙則和矣。治肝三法。辛散。酸收。甘緩。迨遙一方。三法俱備。木鬱則火生。加丹梔。名加味迨遙。滋水以生木。加熟地。名黑迨遙。

已任編中一變。疏肝益腎湯。再變滋腎生肝飲。前用逍遙減朮者。恐其守中。用丹皮減山梔者。恐其苦泄傷胃也。肝胃二經同病。須分別其肝陰胃液已虧未虧。如陰液未虧。氣藥可以暫投。若陰液已虧。治惟養陰濡液。所謂胃爲陽土。宜涼宜潤。肝爲剛臟。宜柔宜和。葉氏論治鬱證。不重在偏攻偏補。其要在乎用苦泄熱而不損胃。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滑潤濡燥澀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擾苗助長數語。深得治鬱之理。血虛治當補血。四物湯爲補血之首方。然其中尙須分別陰陽。若血虛肝燥。木火沸騰。芍藥微酸微寒。在所必需。地黃先應用。生涼血。生血。繼則用熟。補水涵木。川芎辛竄。固屬不合。當歸亦須蒸去辛溫之性。養血諸藥。除四物外。惟丹參爲勝。本草言其色赤入心。有去瘀生新之能。功兼四物。乃女科要藥。可以備用。木鬱生火。火則宜涼。第此火非從外來。良由木失水涵。以致肝陽內熾。芩連知柏。苦寒傷胃。洵非所宜。不若生地丹皮之屬。清肝涼血爲穩。五行剋制。木必犯土。肝氣上逆。胃當其衝。詢其厥來。腕中有塊。按之則痛。食下阻滯。此肝犯胃。厥陰順乘陽明故也。旣知氣逆爲患。治應先理其氣。無如氣藥多燥。肝陰胃液已虧。如何燥得。經言蘭除陳氣。併能醒胃舒肝。可加爲引。桑葉輕清。

能瀉肝膽之鬱熱。葉案每與丹皮同用見功。虛則補其母。肝腎同治。乙癸同源。乃治肝病第一要訣。然須俟其痞消厥定。以作善後之籌。若用六味湯。可加當歸白芍。或去山黃。恐其溫肝故也。如用須陳者乃佳。分兩減輕。并用鹽水拌炒。肢單名爲肝風。此非外來之風。由乎身中陽氣變化。故曰諸風眩掉。皆屬於肝。第肝爲剛臟。須柔和濟之。治用和陽熄風。及養陰甘緩等法。至於鉤藤菊花桑寄生。均有平肝熄風之能。發時隨宜加入。內經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之語。金匱出甘麥大棗湯。祇用甘草小麥棗肉三味。蓋小麥春生。肝之穀也。最能養肝。合諸甘草棗肉之甘。以緩其急。後賢治肝風諸病。每參此法。木喜滋而惡燥。陰虧血燥之體。或逢天時陽氣泄越。或觸情志恚嗔。因而激動肝風。變幻痙厥。糾纏日久。陰液內竭。可以借用千金之復脈湯。蓋脈乃血脈。血脈既虧。藉其藥力以通營衛。致津液。葉氏於方內除去薑桂益精。諸厥雖屬肝病。然心爲君主之官。主安則十二官各得其職。厥發日久。肝風內扇。震動心營。養心安神藥品雖多。首推抱木茯神者。蓋茯神本治心。而中抱之木。又屬肝。以木制木之義。其次柏子霜。既能養心。更可潤腎滋肝。用棗仁須猪心血拚蒸晒。用麥冬須辰砂拌染。或加琥珀龍螭。均

有鎮靜之功。肥人之病。慮虛其陽。瘦人之病。慮虛其陰。陰虧後下。則陽越於上。下虛上實。而爲厥顛之疾。是故養陰藥中。必佐以潛陽者。如畜魚千頭。須置介類於池中之意。牡蠣鼈甲淡菜龜版。皆介類也。方中祇用牡蠣鼈甲者。取蠣之鹹能軟堅。鼈之色青入肝。不獨潛陽已也。

安波按。肝厥夏由腎陰枯涸。肝陽上冒所致。是以輕則竅絡阻塞。甚則痲痺瘰癧。故厥者必挾瘰。往往若是。

張仲篋翁息賁喘嗽

情志抑鬱。原屬肝病。辛散酸收甘緩。俱厥陰正治之方。屢投未應。竊思肝木不平。金失其剛。肺臟不能無患。肺欲收。觀其胸痞喘咳不得臥。豈非肺張不收。臥則葉黏背俞。阻塞氣道之故乎。經言諸氣贖鬱。皆屬於肺。喻氏發明秋傷於燥。冬生咳嗽之義。是知鬱病可不專責於肝。而燥證則全關於肺也。蓋肺主氣。居相傳之官。苟治節有權。則清肅下行。克稱其職。病緣木鬱生火。兼挾燥邪。金受火刑。令失清肅。肺燥葉張。阻塞氣機。而爲患矣。倘果專屬肝病。而不涉肺。何至喘咳不能着枕。

耶。且肝病治肺。輔金制木。道猶不悖。設令肺病不救。則煩寃逆滿。內閉外脫。更何如耶。擬千金葦莖湯大意。

安波按。然氣閉欲死時。先總以開豁爲主。或降氣。或豁痰。善後之法。不出己任。編等方意義也。

又按。木叩金鳴。以千金葦莖湯治。大有深意。

方竹坪翁頭痛

質虧煩勞證。經多日診脈。虛弦帶急。精神欠充。夜寐少逸。詢其病初。并無寒熱。知非外因。惟頭痛乍輕乍重。推求其故。東垣云。內傷頭痛。時痛時止。究緣煩勞抑鬱。水不涵木。肝風上擾。清空鼓動不定。夫頭痛神煩。倏然而至。迅速莫如風火。但身中陽化內風。非發散可解。寒涼可平。必須陽和。庶乎風熄。經旨以下虛則上實。陰傷陽浮。冒上病療下。滋苗灌根。語可味也。

按波按。胃陽不潛。宜和陽以就陰。擬虎潛法。

洪竝鋒翁脾陽虛寒溼內伏重用溫補治法

夏月伏陰在內。當於寒溼中求之。議以理中湯。溫理脾陽。服藥瀉止嘔減。舌苔少退。此由脾陽向虧。卑監之土。易於釀溼。陽氣不足。寒自內生。即無外邪干之。本氣自能爲病。今旣投機。只可於方內增分兩。不必於方外求他味。其所以不驟加陰藥者。蓋恐肥人之病。慮虛其陽耳。經云。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日光不到之處。恆多溼生。土之薄也。經又云。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脾陽健可冀運矣。昨方加增分兩有效。足見尙是病重藥輕。然當此盛暑。參附大劑。服逾兩旬。病猶未卻。虛寒情狀。亦可畏矣。安心穩守。功到自成。

安波按。華氏云。低窳溼處。必須以烈日曬之。此病是也。

洪庭光兄肝風眩暈證類粹中

病起偶然眩仆。醫謂急虛身中。猛進甘溫峻補。轉增胸脹嘔吐。不飢不便。有時浮陽上騰。面赤脣口乾燥。然脈尙和平。寢尙安穩。言語尙覺明白。求其所因。良由腎元下虛。水不生木。肝風鷓張。以致發時。狀如中厥。經謂諸風眩掉。皆屬於肝。溫補藥重。激動肝陽。其胸脹嘔吐。不飢不便者。無非肝風擾胃。阻胃之降。而然。使果真

陽飛越。雷龍不藏。則脈必浮大無根。證必煩躁。無暫安時。且前服溫補諸方。豈有不效。而反病增之理。所定制肝安胃。尚有商者。蓋肝陽衝逆。非介不足潛其威。木火沸騰。舍酸無可斂其焰。擬於方內加牡蠣烏梅二味。更覺相宜。痰涎頻吐。胃液必傷。再加赤斛蔗汁。益陰保液。尤爲符合。

安波按。肝風症由肝陽吸耗腎水。致水涸木熾。故上冒爲仆。爲痰迷。上泛爲暈。爲嘔。爲驚悸。爲不寐。爲瘧厥。爲耳鳴。種種惡候。變態不一。庸流不識。以熱補助。火致斃者。何可勝計。故錄出以爲庸醫者解。

葉振標翁證患似隔非隔

肝主怒。怒則傷肝。脾主思。思則傷脾。病緣情志不適。初患上焦痞悶噯噯。此肝氣橫逆。阻其胃降。而然。醫者不察。浪投檳榔枳朮。損傷胃氣。轉致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尙安。稍飲米湯。腕中卽覺不爽。糾纏三載。似隔非隔。百計圖之。總不見效。經云。肝在地爲木。其穀麥不能食。穀而能食。麥者。肝強胃弱之故也。蓋胃弱故穀不安。肝強故麥可受耳。安胃制肝法當不謬。但證屬情志內傷。未可全憑藥力。張

雞峰以爲神思間病。當內觀靜養。惟逃禪二字甚妙。夫禪而名之曰逃。其心境爲何如哉。

安波按。安胃制肝法。想如半夏、廣皮、炒香荷葉蒂、茯苓、杵頭糠等以安胃。如烏梅、白芍、綠萼梅、木胡蝶、棗兒、檳榔之類以制肝。需以清香潔絡。鬆靈不鈍。使橫逆之氣下行。而胃陽疎動矣。

洪星門公吐血

脈大不斂。陽虛。體質兼多煩勞。舊病喘汗。服溫補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續見鼻衄痰紅。日來吐多不止。口苦食減。頭昏氣促。若論尋常吐血。不過肝肺之火。藥投清降。火平。其血自止。尊體精氣本虛。一陽初復。形神交勞。水火不交。氣隨血脫。病關根本。再投清降損真。則陰陽離決矣。先哲有見血休治血之語。可味也。議從黑歸脾湯。培養心脾。佐以生脈保金。攝納腎氣。服藥三劑。血止脈斂。經云。人四十而陰氣自半。平素質虧多病。今復大失其血。生生不繼。臟真耗傷。灌漑栽培。尤非易事。夫血雖生於心。藏於肝。實則統於脾。古人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良有以

也。再按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溼也。由於脾。內經以痰多爲白血。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精血之外。別有稱痰者耶。故昔賢又有見痰休治痰之論。參五陰煎。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

安波按。方議精妙入神。吐血以歸脾法治。大不易事。學者須審究的確。否則禍不旋踵矣。

龔西崖兄咳血

向患血證。發將匝月。醫用血脫益氣之法。未爲不是。惟嫌脈數不靜。肌熱咽乾。噎喘莫能正偃。咳甚則血來。咳止血亦止。血去陰傷。陰不戀陽。水不制火。刻值金燥秉權。肺被火刑。金水不相施化。醫貫云。不投甘寒以降火。驟用參耆以補陽。此非醫誤。不知先後着也。自述胸腕乍覺煩冤。卽咳頻血溢。按衝爲血海。其經起於氣街。挾臍上行至胸中。衝脈動則諸脈皆動。豈非下焦陰火上逆。血隨火升之故耶。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出丹田以上曰壯火。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欲止其血。須止其嗽。欲止其嗽。須熄其火。然非尋常清火止嗽之藥所能奏功。務使下焦陰火歛

藏。火不上逆。金不受刑。嗽止血自止矣。

安彼按擬一陰煎。加青鉛山黃。收納衝脈之逆。

吳曜泉翁乃媳瘕厥變幻證治之奇

前議安胃制肝。嘔吐稍止。腕仍痞痛。大便未圓。手抖目窳。齒齩唇乾。舌黃肌熱。肝風瘕厥。狀已顯著。據述病因情懷鬱勃。夾食而起。鬱則傷肝。食則傷胃。木鬱宜達。腑病宜通。昨宗仲聖厥應下例。便解結糞數枚。中宮痞形稍軟。飲入不嘔。惟肝風未熄。瘕厥仍發。肌熱口渴。面赤齒乾。胸腕嘈雜。病由肝木抑鬱。腑氣阻閉。變化火風。下焦腑氣雖通。上腕火猶未降。姑議平肝熄風。舒鬱清熱。諸厥屬肝。肝爲風木之臟。相火內寄。體陰用陽。肝氣上逆。胃當其衝。食不得入。是有火也。古稱寒熱之氣。相結於心下而成痞。相阻於心下而成格。又云。厥陰爲病。氣上衝心。心中熱疼。飢不能食。倣半夏瀉心減去守中之品。肝鬱逆胃。阻胃之降。中焦痞塞。不食不便。連日肝風勢平。腕熱亦減。惟胸痞未寬。不思飲食。前用潤下。微解結糞。昨晚兩番欲便。未得解出。似有宿滯未淨。胃宜通。肝宜涼。乃病治之法則。鬱抑夾

食。激動肝風。神昏肢掣。煩熱胸痞。不肌不便。曾投承氣瀉心。獲效。加怒病復。連日診治。證猶未減。自言腕中熱悶。口渴脣乾。頭筋抽痛。有時氣衝。厥暈即發。大便欲出不解。病久反復。誠難想法。然揚湯止沸。不若仍用釜底抽薪。陽明腑氣一通。厥陰風木自平。但成敗利鈍。雖武侯之明。亦難逆覩也。便通復閉。腕痞依然。按之尚痛。食下阻塞不行。然下法用經兩次。燥糞已圜。所有熱滯。亦應推蕩。何至牢錮若此。遷延兩旬。言微形倦。似未可以再攻。奈痞結不開。補之不納。仍宗土鬱奪之。實有羸狀之義。

安波按。凡病之變幻不一。在病家之賢愚耳。如今時之人。病有一變。羣醫畢集。或論寒。或道熱。貽誤者焉。可勝算。如先生之相信終不更醫。亦時也。運也。命也。爲之廢書一嘆。大約爲醫一途。命中必要爲天醫星者。何彼多遇。而此不遇耶。

葉震先兄肝風眩暈

肝者。將軍之官。罷極之本。其藏血。其主筋。肝病則血病。筋失所養。眩掉強直。諸證

生焉。要知此乃肝家自生之風。非外中之風也。治肝之法。可不以爲先着耶。但東方木生於北方水。使無此水。何以生之。使水不足。何以涵之。虛則補母。厥有深意。平昔嗜飲醪醴。傷陰。足間常患流火。行步振掉。皮肉乾瘠。春來漸有眩暈之象。肝風勃勃內動。加以陰絡之血。又從痔孔內溢。淋漓不已。將何以榮筋澤肉乎。斯恙由來有自矣。目下年紀尙壯。猶可撐持。過此以往。欲求良治。不可得也。

吳雙文翹兄幼女目疾

目得血而能視。黑輪上戴。日久澁癢羞明。弦爛流淚。眼科苦寒消散。屢服無功。可知無形之火。原非苦寒可折。王太僕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小兒純陽。從錢氏六味地黃湯治法。曩緣血虛肝燥。目痛羞明。苦寒消散。陰氣益弱。今年厥陰司天。風木氣王。秋深燥氣倍張。肝藏血。其榮在爪。觀其爪甲枯槁剝落。肝血內涸顯然。前議壯水。以平厥陽衝逆之威。繼佐芍甘培土。酸味入陰。甘緩其急。交冬腎水主事。木得水涵。庶可冀安。哭泣躁煩。究由臟燥。肝在竅爲目。肺在聲爲哭。地黃滋腎生肝。二冬清肺潤燥。所加黑羊膽汁引之者。蓋肝位將軍。

也。膽司決斷。膽附肝葉之下。肝燥膽亦燥矣。故取物類膽汁以濟之。同氣相求之義也。

安波按。羊膽味苦。恐踏前轍。不若以磁珠丸之磁石。其性能引鐵制金。平木之義可知也。設肝膽得以有制。則其勢不暇他顧。只可足以自守本位。濟之以補益涵養。俾渴者得飲而燥者潤。衝逆之威下潛。則目疾釋矣。

汪式如兄陰暑感證轉爲痺瘧前後治法不同

證經七朝。兩投溫解。寒熱退而復發。乾嘔不渴。舌膩頭疼。病緣本質不足。因熱貪涼。感受陰暑之邪。怯者着而爲病。方訂理陰煎。冀其雲蒸雨化。邪從少陽轉樞。歸於瘧途則吉。寒熱如期。呵欠。指甲變色。似走瘧途。證因陰暑逗留。非開手正瘧可比。仍宜壯中溫托。參以薑棗和解。現在寒來。且看晚間熱勢若何。明日再議。寒熱仍來。邪猶未解。口仍不渴。體猶怕風。時當盛夏。薑附服至四劑。并無火象。使非陰暑。安能勝任。不問是瘧非瘧。總屬正虛邪留。輔正卽所以驅邪。強主卽所以逐寇。昨熱發至五更。汗出始退。今日午初又至。嘔惡呵欠。前次尙有微寒。此番

并無寒意。脈見弦急。由陰轉陽之機。大凡陰證得以轉陽爲順。證既轉陽。溫藥當退。中病則已。過恐傷陰。病經多日。正氣受虧。輔正驅邪爲是。汗出熱退。頭痛稍減。脈仍弦急。舌苔轉黃。瘡刺俱見。寒邪化熱無疑。恐其熱盛傷陰。酌以補陰益氣。煎出入。質虧感證。經十二朝。單熱無寒。午初起勢。黎明汗出退涼。確係伏暑爲病。較之傷寒。其狀稍緩。較之正瘧。寒熱又不分明。經云。少陽爲樞。陰暑伏邪。得從樞轉。尙屬好機。不然則邪正溷淆。如白銀中參入鉛銅。不成銀色矣。夫傷寒一汗可解。溫暑數汗不除。蓋暑溼之邪。伏匿膜原。所以驅之不易。今寒邪既化。似可清涼。惟嫌受病之源。終從陰分而來。甫經轉陽。苦寒未便驟進。昨用養陰和解。夜熱稍輕。頭痛稍減。脈急稍平。窺其大局。守過二候。當可獲效。熱來稍晏。勢覺和平。黎明退涼。渴飲較多。汗至午時。尙未收淨。夫暑汗與虛汗不同。經言暑當與汗皆出。勿止。脈急漸緩。頭痛漸輕。小便漸淡。邪剩無多。今將二候。愈期不遠。按純熱無寒。曰瘧瘧。瘧卽陽亢之名。用藥自應轉手。昨熱作止。勢猶彷彿。脈急已平。神采稍好。惟舌根尙有黃苔。口猶作渴。仍屬伏暑餘波。今明兩日。熱難驟止。好在發作有時。與瘧瘧同例。內經以爲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參加減一陰煎。昨熱仍作。其

勢較輕。證屬痺瘧。因係伏暑。了無遺義。喻氏論痺瘧會內經金匱微旨。從飲食消
息。調以甘藥。二語悟入。主用甘寒保陰存液。指南醫案。治用梨蔗。亦此意也。推諸
病狀。似與秋時晚發之證相類。氣候稍有不符。情形大略則一。必須兩三候外。日
減一日。方得全解。屆期可許霍然。

安波按。秋時伏氣之疾。考方書惟己任編另出心裁。論之甚晰。迄今以來。葉氏
獨得其妙。此外無幾人矣。

又乃嫂喉痛清藥過劑變證

恙經兩旬。起初喉痛。清涼疊進。喉痛雖好。變出舌強語澀。食少形疲。頭昏足麻。虛
里跳動。一派虛象。切防肝風變幻。若恐餘燼未熄。亦當壯水養陰。斷無再用苦寒
之理。舌乃心苗。腎脈繫舌本。當於心腎兩家。求其水火既濟之道。早診言防肝
風變幻。午後突然口眼歪斜。心悸肢掣。此腎真下虛。水不涵木。以致內風鼓動。更
怕痙厥之險。經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祖千金復脈方法。連日肝風已平。食
少欲嘔。人以胃氣為本。病久正虧。全仗飲食扶持。胃氣不旺。藥難奏功。究緣前患

喉證煎吹二藥。清涼過度。脾胃受傷。不必慮其有火。且恐變爲虛寒。脾開竅於口。脾和則口能知五味。口冷不渴。豈非脾胃虛寒之明驗。與溫養脾陽。做理中六君方意。服藥兩劑。嘔止胃安。虛里跳動。舌強口歪。諸證尙未見效。虛風不息。穀少胃虛。固當扶助脾元。建其中氣。第土由火生。既虛且寒。更須兼補其母。安波按。擬景岳四味回陽飲合六味異攻煎法。

又患伏暑危證拯治原委

日前診視。擬屬質虧。受暑熱傷胃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商做黃土稻花湯。養胃滌邪。服藥嘔減熱緩。惟舌膩未退。脈急未和。寐仍欠逸。心煩體躁。正虛邪留。輔正兼理餘波。治法固雖不謬。所嫌熱久嘔多。形倦不支。目闔少神。不獨傷陰。亦復傷氣。不患邪之不除。而患正之不守。未可以嘔減小效。恃而不恐。昨夜仍不安寐。今日已刻。陡然神昏齒噤。狀類痙厥。舌苔黃膩。反甚於前。證雖多朝。伏邪未透。本體向虧。况經三候之久。驅輔兩難。暑喜傷心。風喜傷肝。入心則昏迷。入肝則痙瘳。其危若此。姑訂甘露飲。合乾一老人湯。養正滌邪。穩持不變。庶可轉危爲安。夏

暑內伏。秋時晚發。前見熱勢鴟張。不得不爲清解。復慮正氣不勝。兼佐養陰固本。以杜瘥厥。脫變其熱。朝輕暮重。口渴心煩。舌黃欲黑。足微內熱。燔灼。若非急爲徙薪。必致焦頭爛額。幸得熱退。方許坦途。質虧伏暑。病經多朝。邪熱雖減。正氣更虛。自云心中焦煩。口渴嗜冷。固知邪熱未清。然形倦如此。清涼又難再進。前案所謂不患邪之不除。而患正之不守。洵非虛謬。原知邪實正虛。未敢直行蕩掃。無如邪熱蘊熾。舌苔欲焦。神迷欲厥。所商養陰固正。清熱滌邪。觀斯證狀。邪未淨而正欲傾。將何圖治耶。復脈生脈合參。再望倖成。昨訂亟固真元。以拯危殆。夜來狂叫。暈汗黎明。神識漸甦。脈大稍斂。面赤略退。舌苔仍黃。口仍作渴。頭額手心尙有微熱。倦怠依然。惟詢問病原。略能應對。較昨昏沉形狀稍好。質虧載邪。糾纏四候。正虛固不待言。餘燼似乎未熄。苦寒雖不可投。甘寒尙可佐用。證將匝月。危而復蘇。雖屬伏邪黏着。迅速難驅。亦由正氣不充。無力托達。凡治質虧加感之病。起初最難着手。不比壯實之軀。發表攻裏。邪去病除之爲易也。神明清爽。似屬轉機。然肌熱未退。大便欲圉不解。固非實熱爲殃。亦緣虛焰不熄。仍議育陰固正。濡液存津。陰血下潤。便自通耳。養陰濡潤。便仍未圉。熱仍未淨。病人自言心煩口渴。

喜吃生冷。總屬熱久陰傷。津液被劫。雖仲景有急下存津之法。現在正氣動搖。焉能商進。考諸張介賓及高鼓峰前輩。所論傷寒溫暑。熱甚傷陰。舌黑便閉之候。悉用左歸六味甘露等方。以代白虎承氣。見效雖遲。穩當過之。謹宗其旨。病候纏綿。變幻不測。刻診脈。形疲氣墜。都係虛象。外熱已輕。舌苔既退。內熱料亦無多。大便未圓。腹無苦楚。聽其自然。知肌啜粥。胃氣漸開。一意固本培元。當此九仞。加意留神爲上。

安波按。此症極數。紫雪牛黃至寶之候。必須詳察精凝。如此症之前。曾患肝風虛患。故決意以熱極傷陰四字作主。稍不經意。藥到人死。可不慎哉。又按。近時吳鞠通先生增液法。取添水行舟之意。大有深味。余治斯候。甚效。投之。應若桴鼓。故參而啓後學之悟也。

吳婦血山崩

經云。陰虛陽搏。謂之崩。又云。悲哀動中。則胞絡絕。陽氣內動。發爲心下崩。病機已見大端。至於治法。方書雖有暴崩宜溫。久崩宜清之語。要知此溫清二字。乃示人

大意。未可執論也。夫氣爲血之帥。暴崩氣隨血脫。每見暈汗諸證。故宜甘溫。以益其氣。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初非指溫字爲溫烈之溫也。陰爲陽之守。久崩血耗陰傷。每見躁熱諸證。又當滋養。以培其陰。蓋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蓋中加油。浮焰自斂。亦非指清字爲清涼之清也。病由半產失調。始而經漏。繼則崩中。黑歸脾湯一方。按心脾肝三經用藥。暴崩之頃。洵屬合宜。若謂反復之故。除肝脾失其藏統之外。或情懷不釋。因怒動血者有之。或衝脈空虛。不司約束者有之。或腎水下虧。不能坐鎮心火者有之。或元氣大虛。不能收攝其血者有之。斷無因服歸脾湯而反致崩之理。凡血離宮便成塊。未可見血之有塊。卽認爲瘀。果真內有蓄瘀。必然脹痛拒按。何崩決數番。腹無所苦耶。血色紫黑。固多屬熱。然須辨其熱之虛實。經言陽搏其陰必虛。心崩由乎悲哀太甚。其旨可見。再按腎開竅於二陰。衝爲血海。脈起氣衝。據言小解後血隨溢出。此腎真下虧。衝脈不固。益彰彰矣。

安波按。洄溪云。崩漏宜大劑補陰。輕藥不能以取效。余擬砂仁炒枯。熟地蒲黃炒枯。阿膠桑螵蛸海螵蛸醋煨。牡蠣棕炭。以鷄黃炒茜草。以黃芩水炒血餘。以

童便炒枯燉盡烟。人參穀芽等分修丸。余自名爲補鍊丸。曾治吳觀察夫人患崩三月。諸味餌遍不效。余以此丸大劑作湯飲。十裹而痊。

許婦內傷經閉辨明非孕

病由不得隱曲。以致臟真內傷。經期阻閉。女科不察病原。僉用清熱安胎。愈醫愈劇。考金匱雖有瘕蟲丸治虛癆血痺之法。顧此羸軀。恐難勝任。卽水土金俱病。古人亦無僮統治理。議以早用四陰煎育陰保金。晚仿周慎齋前輩淡養胃氣。甘益脾陰。蓋土爲物母。脾乃至陰。其他退熱止嗽之藥。皆置不用。葉氏云。勿見熱而投涼。勿因咳而理肺。誠哉是言也。形瘦陰虧。脈虛近數。證見咳嗽。側臥汗多。食少。經停九月。失紅三次。據述曩因腹中微動。疑是妊娠。經云。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孕子也。又云。身有病而無邪脈也。今脈證如此。諒非孕徵。果真有孕。不過氣血之虛。胎不長養。雖費調理。尙在可爲。無孕則血海乾枯。勢走怯途。殊難着手。且婦人重身。卽有病端。但去其病而胎自安。漫究妊娠之是否。惟論療治之何如。君以育陰保金。佐以調養胃氣。夏至一陰能復。差可保守。

安波按。女子以血爲主。首重在乎衝任。治衝任之法。首重養血。胃爲衝脈本。故陽明氣旺。則月事行。先生以育陰調胃。良由斯乎。

汪季子占翁乃孫暑風驚證。反復治法

一熱卽搐。幼科呼爲急驚。經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昨日驚作。至今熱發不退。神識昏迷。哭不出聲。脣乾鼻燥。舌苔中黃尖絳。雖屬時感燥邪。然必挾有伏暑。兩邪相合。致病勢暴若此。叫喊作努。頭仰肢搐。肝風動搖。亟亟清解。守過一候。邪淨熱退。庶可安穩。夏暑伏邪。秋時感發。病起三日。熱甚作驚。新舊兩邪。內犯心肝二臟。入心則昏迷。入肝則抽掣。觀其撮脣弄舌。尖絳苔黃。伏邪化熱顯著。夫邪在皮毛。疎散可解。伏熱內蘊。非清不除。病來勢暴。未可因循。亟當清解。伏邪舍此別無法想。兩服清解。熱退七八。驚勢雖定。神猶未清。舌仍乾黃。脣紅目赤。伏邪未淨故也。口中生瘡。火尋竅出。心熱外解之徵。清藥仍不可少。慮其熱感陰傷。參以養陰亦可。九朝驚定復作。餘燼復燃。肝風熄而復動。幸病不由吐瀉而來。證屬急驚。猶可無妨。熱蘊在裏。外反不熱。肢反厥冷。所謂熱深厥亦深也。若

謂熱盛傷陰。理則有之。若直指爲虛寒。思投溫補。斷乎不可。仍當滌邪清熱。平肝熄風。病逾兩旬。驚猶未定。神迷齒齩。肢掣頭搖。證由夏伏暑邪。兼感秋燥之氣。兩邪相併。一熱卽驚。邪傳手足。厥陰深伏於裏。所謂臟者藏也。邪難入亦復難出。故治法宜守。更有初中末三法。病初邪熱熾甚。治宜清解。急驅其邪。不使陷伏。中治則和陽熄風。末治惟有養陰存津。緩肝之急而已。若云初起熱甚。驚作之時。當服桂枝湯。豈不抱薪救火。而犯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之戒乎。是病糾纏至今。尙有生機可圖者。幸能納穀。胃氣未散。倘一投桂附溫補。陽遇陽則爲焦枯。胃氣消亡殆盡矣。病勢潰裂若此。恐難紐轉機關。伏暑至秋而發。邪陷手足厥陰。證經五十餘日。肝風雖定。神躁未安。舌絳脣紅。鼻瘡便結。雖屬病久陰虧。而心肝伏邪。總未滌淨。今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故多熱燥之證。治病須明運氣也。緩肝之急。以熄風。滋腎之液。以驅熱。服藥數日。躁定寐安。時或仍有強直之狀。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許宣治前輩。書稱暑風驚後。強直者。屬陰虛。治當養陰舒筋。儆仿其旨。

安波按。案內直犯心肝之句。似欠融化。蓋暑邪最喜犯心。其故由肺逆傳。肺病

則肝無所制。故手足制動矣。下句有五十餘日之久。其邪深入下焦陰分。故前輩以甘露復脈等方。雖不治肝。而已治肝。下言肝風兩字。日久者少似。蓋肝居位不及心肺之高。豈邪一中卽直趨至陰之地乎。

安波按。小兒驚症一候。歷來惟喻氏前輩。駁之甚詳。自斯涇渭析矣。其立名曰風熱驚痰四字。愚嘗溯之。蓋孩提氣血未充。府藏未實。每招微感。邪留皮毛。上注於肺。失治則蔓沿於心包絡。是以視識溷蒙。目睛上吊。肺失治節之司。聚液成痰。而肝失勝己之制。得以鷓張上逆。爲抽爲搐。速當辛涼開肺。甘寒退熱。肺開則痰行。熱清而昏定。昏定而抽搐痙瘓之勢亦平矣。若陡用芳香金石之劑。使陰液愈亡。肺熾愈橫。其禍不可待而言也。余誠愴惻。不愧贅言。若見斯症。輒投驚藥。其幼稚之含冤無勝數矣。

黃禹功兄陰虛咳血誤服陽藥致害

據持經營。勞思過度。病起咯血。後加咳嗽。孟秋診過。告以肺腎陰虧久咳。虛火上升。津液生痰不生血。治當補水制火。則其痰自除。第此甘醇靜藥。本無速功。更醫

參附養陽服至半月。諸證倍增。經曰。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是知證有陰陽。藥有動靜。陽主動。以動濟動。火上添油也。不焦爛乎。且一星之火。能燒千仞之山。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恙本火多水少。救陰尙恐不逮。豈堪燥烈更灼其陰乎。三冬腎水枯涸。來春奉生者少。語云。昌陽引年。欲進稀苓。其斯之謂歟。

方侶豐豆兄挾虛傷寒誤治致變壞病

年屆五旬。心事內傷。兼挾外邪。誤藥因循。邪留不解。脈濡無神。汗多頭暈。交午寒熱。此陰陽衰憊。邪正交爭。烏可與傳經少陽之寒熱同語。張介賓云。邪氣如賊。其來在外。元氣如民。其守在中。足民卽所以強中。強中卽所以禦外。斯證斯時。曰但驅邪可以却病。吾不信也。曰舍輔正可以拯援。亦不信也。仲聖云。傷寒若吐。若汗。若下。若溫。鍼不解者。名曰壞病。知犯何逆。隨證治之。雖然理固如斯。而病已瀕危。大廈欲覆。一木恐難撐持。勞感經旬。因循誤治。邪陷正虧。喻氏所謂輕則半出。不出。重則反隨。元氣縮入。觀其暈汗。每現於寒熱之頃。此陰陽交爭。正不勝邪。脫機顯露。如盜入人家。門戶洞開。籬籬不固。主憊如斯。何堪與賊角勝負邪。請先救

人。後醫病。

安波按。病到此等地步。雖有虛扁。於命云何。

謝公羽證治并答所問

年逾花甲。天真既薄。酒多穀少。脾胃復虧。書稱胃主四肢。脾主肌肉。脾宜升則健。胃宜降則和。觀此手足牽強。膚腠絀急。麻癢。豈非脾胃不和。失其升降之道乎。內經以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即今乳房腫脹。胃絡不和之徵。又按痰生於溼。溼生於脾。由土薄也。土厚則無溼。無溼則無痰矣。閱所服諸方。均從肝治。以爲凡病皆生於鬱。但土爲萬物之母。試以五行言之。木雖生於水。然江河湖海無土之處。則無木生。是故樹木之枝葉萎悴。必由土氣之衰。一培其土。則根本堅固。津汁上升。布達週流。木欣欣以向榮矣。又問腎氣丸能治手足麻木否。答曰。天生水。水之凝處爲土。堅者爲石。其最堅者爲金。水土金原同一氣。凡人戴九履一。心肺居上。脾胃居中。肝腎居下。胚胎始基。先具兩腎。此腎爲先天之根。元牝之宅。腎氣丸先天藥也。能助右腎命門火。使腎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腎水。

腎水生肝木。一方而五藏皆調。一法而水火兩備。且夫人之手足猶樹之有枝也。人之腎命猶樹之有根也。烏有根本充盈而枝葉不敷榮暢茂者乎。引指使臂灌葉救根。何可與言至道。

安波按。確論。引喻亦妙。

饒君揚公脾虛瀉血肺燥咳嗽證治異歧

診脈細濡。恙經多時。始而便瀉。繼則下血。漸致食少欲嘔。形疲心憤。藥無靈效。略投辛溫。血下卽多。稍用清涼。飲食卽減。輾轉卻難借箸。然醫貴變通。未可見病治病。印定眼目。溼曰瀉。多成五瀉。病始於瀉。脾虛釀溼。治溼固宜於燥。但脾爲血之統。剛燥過劑。致動其血。內溢不已。陰絡受傷。無如養陰之品。恆多膩滯。又與脾胃欠合。此培其中州。扶其土每。不得不爲之亟亟也。昔賢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土厚自能勝溼耳。酌以淡養胃氣。甘益脾陰。宗嘉禾飲。服藥數日。穀食稍增。視其病狀。與痢相似。卽痢久正氣未有不虧。亦當培養本元。資其生氣。據述腕中如飢如嘈。是屬下多亡陰。兼傷其氣。觀其得食則安。情已顯露。方內參力加重。佐以烏

梅。取其酸能生津。并可攝血。再考方書。論久痢病根在大腸曲折之處。藥力所不能到。有用至聖丹一方。余倣其法。治驗頗多。可備採擇。經云。陰絡傷血內溢。然藥用清熱養陰而不效者何耶。經曰。營出中焦。中焦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蓋指胃而言。夫胃爲水穀之海。氣血俱多之經。病之淺者。飲食如常。旋去旋生。病之深者。穀少氣衰。所生不償所耗。脾與胃以膜相連。胃弱則生化無權。脾虛則統攝失職。書稱不問陰陽與冷熱。先將脾胃爲調和。萬物以土爲根。元氣以土爲宅。議進歸脾。理當如是。又述向有肝陽衝逆之恙。近兼舉發。方內加入首烏。既可益陰。又可固攝。非熟地滋膩可比。烏梅畏酸。不用亦可。但腸滑已久。須參磁以固脫。李先知云。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糧赤石脂。便稀食進。大有好機。病纏兩月。氣血受傷。以故尻骨痠楚。頰車乍痛。便時急墜。行動乏力。初議專培脾胃。乃血脫益氣之法。續進歸脾。乃虛則補母之方。李士材先生云。先天之本在腎。後天之本在脾。二藏安和。百骸皆治。今既食增瀉減。脾胃已調。自當進加腎藥。治療匝月。諸證均減。寐食俱安。精神漸長。體素陰虧。加以便血。久傷陰絡。屢服胃藥。氣分雖充。陰猶未復。金爲生水之源。金燥不能生水。是以上膈焦乾。鼻癢咳嗽。夫藥隨病

轉。移步換形。譬如珠之走盤。貴乎活潑。氣不足便是寒。氣有餘便是火。改議養陰。潤肺。金水相生。津回燥自濡矣。經言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恙後體虧。加受外因。形寒頭痛。腕悶欲嘔。然舌無苔。脈不急。受邪知不甚重。正氣不充。未可直行表散。治宜輔正驅邪。外感已解。痔瘡舉發。肛痛便復見紅。然每日便止一次。并不瀉。此乃痔血。非前腸血可比。痔平血當自止。知飢能食。食後腕中微痛。按胃司受納。脾主運化。脾健失職。運化較遲。若果食滯致痛。則飽悶不飢矣。地黃益陰固妙。稍嫌其膩。不利於脾。暫商養胃調脾。復診再籌進步。據論向來冬春左畔畏風。夏秋上焦熱悶。藥投清散。服時雖效。過後依然。揆度其故。諒緣營衛失和。藩籬不固。邪之所淒。其氣必虛。斷無六淫之邪久羈人身之理。使非探本尋源。徒泛治標無益。且俟新病瘥後。再爲圖之。下極爲魄門。魄門亦爲五臟。使痔血去多。陰虧陽冒。上焦燥熱。乾咳。陽加於陰。謂之汗。前則瀉多納少。故做胃藥收功。茲則大便如常。多食善飢。病情迥別。丹溪謂男子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陽主動。陰主靜。理當育陰濟陽。靜以制動。據言每屆秋時。卽患咳嗽。服清潤之劑頗驗。日前感後。恐有餘邪。地黃滋膩。似未可服。按質虛偶感。邪本無多。旣已驅逐。諒無逗留。肺與大腸相

表裏。腸熱上熏。肺燥則癢。癢則咳。此咳嗽之故。非關於風。而實由於燥也。經云。燥者濡之。痔血咳嗽。同歸一途。無煩分治矣。

安波按。大腸爲燥府。以潤爲補。擬桑麻丸意。以表裏同治。

方女慢驚

週歲女嬰。病經兩月。消散多劑。脾元內傷。面青目定。肢掣指冷。證屬慢驚。勢頗危殆。無風可逐。無驚可療。治惟溫補脾陽。百中冀圖一二。病緣脾元大虧。木橫土困。變生慢驚。屢進六君溫健脾元。已臻小效。日來停藥。神形復疲。小兒臟腑柔脆。初生萌芽。非蒼枝老幹可比。根蒂傷戕。恐難圖效。盡人工以邀天眷耳。

安波按。驚風一途。初感卽發爲急驚。慢驚。總緣食積傷脾。脾傷則木恣其所侮。宜培土之中。兼以抑木。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丁酉仲春誌。

某嫗本上病風痲加感暑邪

本證風痲。近加受暑。脈虛身熱。倦怠口渴。經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傷氣是以

倦怠。夫暑乃六淫標邪。雖無大害。特恐質虧不勝病耳。商做清暑益氣湯大意。以俟消息。脈仍虛急。熱甚心煩。夜不安寐。方內酌除耆朮。加以玉竹。本草言其用代參耆。不寒不燥。且能治風溼溼毒。寒熱痞瘧。大便五日未圓。小溲數熱。肺與大腸相表裏。又與膀胱通氣化。古人治暑證。每用生脈散者。以其有保肺清金之能也。病軀加受暑邪。恙經六日。兩進清暑益氣。輔正滌邪。形倦膚乾。熱仍熾熾。心煩口渴。溲數便閉。張介賓云。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則鬱蒸暢然。而氣化四達。宗玉女煎。早服玉女煎。薄暮復視。病勢依然。暑邪留着。原難急驅。今日已服藥兩渣。未便再進。暫與荷蜜煎代茶。便通膚澤。往日早晨熱緩。交午復甚。心內如焚。今午熱勢平和。無焦煩輾轉之狀。病軀治標。亦不得已。茲既勢平。自當斟酌。無使過也。前藥退鬆。昨午其熱復甚。溲數口渴。心如煎熬。質虛恙重。况加反復。切慮變更。揣諸病情。得無心營胃液。爲熱灼傷。以致焦煩嘈雜者與。宗阿膠雞子黃湯法。

安波按。方議均佳。

胡某令郎。痲後頸生瘰癧。籌治二法。

痲出於臟。由陰而及乎陽。火毒燔灼。營血耗傷。故痲後每多遺毒之患。不可補氣以助火。只宜養陰以退陽。此治法之大綱也。病由痲後頸生瘰癧。自春徂冬。滋蔓不已。鄙籌三法而論治焉。蓋瘰之未消。由毒之未淨。然毒即火也。欲去其毒。須去其火。要知火有虛實。病有新久。痲出之先。其火屬實。藥宜清涼。痲斂之後。其火屬虛。藥宜滋養。酌以六味地黃湯煎送消瘰丸。庶乎瘰消而元氣不傷。且人以胃氣爲本。久病服藥。必究脾胃。此養陰輒堅消其瘰。培補脾胃扶其元。道並行而不悖也。

安波按。妙論侃侃。令讀者口齒生香。

家若右公兄乃郎脅痛

感證已逾兩旬。脅痛依然不愈。按外感脅痛。病在少陽。內傷脅痛。病在厥陰。今外邪解經多日。脅痛何以不瘳。既無情志抑鬱。定屬動作閃力之傷。外邪引發耳。夫久痛在絡。絡主血。防其蓄瘀動紅。從金匱肝着例用旋覆花湯一法。安波按。病久入絡。理固宜然。藥內再參入搜痰滌飲。則無遺蘊矣。

梅氏女嘔吐經閉

病逾四載。起初嘔吐。漸致經期不行。溫清攻下。遍投無驗。醫乃視爲癆瘵。棄而不治。診脈不數。亦無風消息貴。寒熱咳嗽兼證。似與癆瘵有間。果真損怯已成。病入膏肓。焉能久延歲月乎。經云。治病必求其本。又云。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恙由嘔吐而起。自當以嘔吐爲病之本也。苟能止其嘔吐。則倉廩得藏。生生有賴。氣血周流。諸證不治而自安矣。考諸方書。論吐證非止一途。斯病旣非真寒。又非實火。所以溫清俱不投機。至於下法。乃治傷寒暴急之方。施於內傷久病。殊屬悖謬。詢其飲食。下噤。停注膈間。不肯下行。旋即嘔出。衝逆不平。時時噉噉。所以然者。乃肝爲受病之源。胃爲傳病之所。胃宜降則和。肝氣橫逆。阻胃之降。致失其和而爲患也。夫脾爲溼土。胃爲燥土。六君異功。止可健運脾陽。今病在胃而不在脾。溼燥異歧。不容籠統而論矣。再按肝爲將軍之官。臟剛性急。木喜條達。最嫌抑鬱。古人治肝病。辛散酸收甘緩。與夫補水生木培土禦木。方法多端。非僅伐之瀉之而已。治宜安胃制肝。厥陰陽明兩調。王道無近功。戒怒舒懷。以佐藥力爲要。

安彼按。灶心土溫中除嘔。平木制肝。此病在所必需之物。

葉某喉痛

病逾一年。醫稱陰虧。陽升水不制火。育陰清火潛陽。屢治無效。若云癆瘵已成。非草木之所能治。現在飲食如常。脈不細數。似又不侔。求其何以屢治不效之故。理殊難測。豈非另有隔膜未窺透耶。據述病緣。蒼春郊外垂釣。感冒風熱而起。經云。肺主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此肺爲受病之原。比諸勞風。法在肺下。巨陽不能引精。青黃之涕。不能咳出。適足傷肺之例。當時雖曾服過清解之劑。但外邪入肺。如油入麵。有倉卒難以浣滌者。膠黏醞釀。鬱而爲熱。鬱熱熏灼。津液受傷。所謂因病致虛者。由肺病而累及之也。何以言之。凡人咽喉兩管。咽通於胃。喉通於肺。今喉雖辣痛。而納食無礙。可知其病在喉。而不在咽。人身之氣。左升右降。肝主升。其脈繫於左。肺主降。其脈繫於右。今左畔肢體如常。而病端偏着於右。足見其病在肺。而不在肝。肺脈雖繫於右。然位居上焦。爲臟腑之華蓋。觀其上腕煩熱。時冲喉嚨。頸下皮膚作癢。搔爬如癩。咯吐痰色灰黃等。因其

爲肺臟蘊熱。金燥液乾。情已大露。再按大便堅韌。數日始一更衣者。肺與大腸相表裏也。倘果因虛致病。悉屬內傷。水不制火。而致喉痛。早已咳血音嘶。走入怯途。焉能緩待。且滋陰壯水。藥證相符。何以久服不應耶。然病情雖窺一斑。治法尙難計議。蓋治病須分新久。用藥貴審機宜。病初體質無虧。治惟滌邪。無庸顧慮。茲則病魔經歲。正氣已虧。豈容孟浪。進而求之。肺爲嬌臟。喜潤惡燥。邪熱久處肺中。金被火刑。津乾液涸。是以養陰藥餌。只可滋其津液之乾。莫能驅其蘊伏之燥耳。古人治燥甚少。良方。惟西昌喻氏。會悟經旨。發明燥病。根源見得。諸氣贖鬱。諸痿喘嘔。以及心移熱於肺。二陽之病。發心脾。各種病機。俱關於肺。所立清燥救肺一方。頗有深意。蓋輔金制木。卽所以治肝。清肺澄源。卽所以治腎。僭倣其法。諒當有應。安波按。此方之義。無遺蘊矣。

朱百春兄令嬪半產崩暈寒熱似瘧

質虧。生育多胎。此番重身三月。又復半產。氣隨血脫。昏暈頻發。幸賴獨參湯挽回。日來熱發不退。時時怯寒。舌白。喜飲熱湯。頭疼形倦。脈急無力。合參脈證。明是氣

血兩虛。卽有外邪。投鼠忌器。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他證從未治之。做甘溫除大熱之旨。下午復診。脈象彷彿。早間服藥。安眠片時。頃復寒熱交作。此屬陰陽兩虛。正氣不勝。非瘧證也。原方更進一渣。明日再議。兩進甘溫。昨午寒後熱甚。扶掖下床。小溲遺出。直至半夜。熱始漸緩。切恐今午寒熱復來。撐持不住。揣其寒熱之故。非陰陽兩虧。卽正虛邪陷。當此危迫。不問有邪無邪。一意扶元固本。蓋輔正卽所以祛邪也。本草謂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古人治氣隨血脫之候。悉仗參力斡旋。昨藥分兩固雖加重。惜乏參力。故難奏效耳。昨午寒熱仍來。神形益倦。二更後熱勢漸平。然起床勞頓。卽作昏暈。頃進診間。暈又復發。連服溫補大劑。尙未見功。卽云寒熱由於外因。覩此狼狽情形。焉可再從標治。仍守原制。佐以河車。亟挽真元。譬當警人。不當醫病。昨夕昏暈頻作。頃診右脈虛栗。左猶帶數。體倦無力。氣怯懶言。虛象無疑。病緣質虧半產。加之寒熱糾纏。波濤洶湧。現在熱退神清。固見小效。奈病來勢暴。大廈搖搖。前議補元歸脾。更從養營進步。兩日未診。脈象依然。在前發熱之際。脈由熱搏而數。今外熱旣退。理當和緩。何至數猶未平。口不乾渴。并無火象。無非產時血去過多。營陰受虧。脈乃血派。是

以急數不平耳。但諸藥皆是草木根莖。人身真元耗傷。倉卒焉能挽轉。參力既艱。他策又無可畫。前方減去辛溫。稍佐柔和之品。產後崩暈。血氣大虧。陰陽樞紐不固。見出種種疲憊之候。賴諸溫補藥餌。竭力挽回。寒熱已除。胃安穀納。無如事多磨折。腎生瘍毒。痛楚不安。瘍甫潰膿。痛勢稍定。又加時感溼邪。腹痛便瀉。節外生枝。暫與香砂六君。俟其痛瀉愈後。仍須峻補真元。冀圖恢復。

安波按。先生方必中肯。劑不虛投。但此婦真元已敗。冥遊已近。不過聊盡人事矣。

王氏婦妊娠二便閉塞

孕婦脈來滑數。證見便溺不通。二陰牽脹。足膝浮腫。醫藥滋陰。疏利升舉。屢施不驗。按肺與大腸相表裏。又與膀胱通氣化。是二便之通閉。肺有所關係焉。金燥水無以生。清肅之令不能下降。是以二腸交阻。喻氏謂人身之氣。全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清肺之熱。救肺之燥。治其源也。氣行則壅自通。源澄斯流清矣。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洩。無肺者無洩。故諸水道不利而成腫滿者。以治肺爲急。

前商清燥救肺。小溲雖通。大便未暢。足腫未消。二陰仍然牽脹。夜臥不適。口苦舌黃。原方加枯芩梨汁。

安波按。議論神妙。使讀者滿舌生津。

李某鼻淵孔潰

經云。肺氣通於鼻。又云。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可知鼻淵一證。病端雖責於肺。實由膽熱移腦之所使。然證經數載。腥涕流多。肺腎爲子母之藏。金被火刑。陰液受傷。加之鼻竅右側。舊夏曾已穿潰。甫經收口。左側又潰一孔。至今紅腫未消。經謂熱勝則腫。雖由膽移之熱。醞釀爲患。但治病須分新久。診脈數大無力。是屬恙久。陰虛陽浮。非新病實熱可比。苦寒傷胃。洵非所宜。計惟壯水保金。冀其水升火降。庶幾紅腫可消。潰口可斂也。

安波按。擬清燥救肺法。輔金剝木。卽所以治膽清肺。澄源。卽所以治腎。

王某背瘍潰後餘毒未淨

癰從六腑生。疽從五臟生。營氣不循。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此先聖論癰疽之大端。瘍科之綱領也。證起月餘。毒發於背。始初平塌不痛。藥服溫補內托。得以由陰轉陽。掀腫潰膿腐化。新生瘡口漸斂。無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前齧微腫痛。漸次腫甚流血。病中飲食本少。茲因齧腫。米汁難嚥。人以胃氣爲本。瘍潰之後。胃氣空虛。全藉飲食精華。資其生氣。既不安穀。倉廩必傾。何恃不恐。且瘍後與產後同理。應培養氣血。現在齧腫咽乾。下利糞色如醬。利下齧腫稍鬆。利止腫痛復劇。詳審病機。似乎餘毒未清。奈病久困頓如斯。固正則火勢不平。清火則正氣不守。如何借箸。姑做少陰不足。陽明有餘之例。宗玉女煎方法。蓋腎主骨。齒者骨之餘。上齧屬手陽明。下齧屬足陽明。據理推詳。冀圖倣倖。

安波按。擬於玉女煎外。再參入清胃散意方。有升麻使清升濁降。丹皮以疏其下滯。則斯候之上下處病。厥義無遺漏矣。

王錫章肺腎虛喘畏補致脫

經云。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是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肺爲氣之主。腎乃氣之根。

母藏子宮。子隱母胎。金水相生之義也。前商保金生水。納氣歸根。正本澄源。治不為謬。據述服藥腕中微覺痞悶。心疑藥補。卽不敢嘗。此由胃虛不能傳送藥力之故。與補無干。如果補之爲害。何喘不見增。病不見甚耶。經曰。能合脈色。可以萬全。豈色悴神疲。喝喝不繼者如是。而能以耗散收功者乎。先哲有云。喘生毋耗氣。氣本弱而復耗之。元本虧而復竭之。抱薪救火。入井下石。脫機甚速。勿怪言之不祥。安波按。讀至斯案。不覺浩歎。雖有回生妙術。奈不見信何。近來見天枉者甚夥。大抵彼壽固止於此。而吾之道終於不行。豈非命耶。

吳媪肺痺

恙經三月。脈大而急。證見噎咳氣築。胸滿背脹。夜不安臥。臥則氣衝。呼吸不利。目爛舌赤。口乾心煩。審諸脈證。是屬肺感燥邪。加之抑鬱。痰氣膠結。肺竅阻閉。清肅失司。釀成肺痺危險。蓋肺爲氣之主。肺氣逆則諸氣皆因之而逆矣。平素質虧。受補。茲則補劑不投。體雖虛而病則實。不去其病。徒補無益。經云。諸氣臏鬱。皆屬於肺。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計惟清燥宣痺。幸得胸展痺開。方許機關紐轉。倣葦莖湯。

遵金匱法。服藥四劑。喉口燥象稍減。舌根焦苔亦退。脈象依然。痺猶時發。甚則胸膈臌脹。喘喝不已。欲人推摩。咯出濁痰。略覺寬展。病由燥邪蘊伏上焦。治節不行。痰壅無形之火。火灼有形之痰。交相爲患。夫痺者閉也。內閉則外脫。至危至急。無如上焦不開。未能填補其下。是以每投補劑。其閉更劇。按肺竅蘊結之痰。如屋之遊。樹之蘿。石之苔。膠黏滋蔓。豈尋常消痰之品所能芟刈。原方加葶皮海石。輕清宣痺。病象未減。下虛不能納補。上實通之無功。消補兩難。頗爲棘手。據述每痺甚時。惟飲煎水則痰氣稍平。卽此推求。定有頑痰膠黏肺管。阻塞氣機。葶莖頻投不應。惟有進步葶塵一法。非不慮及老人質虧難任。當此危迫。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奈何。葶莖葶塵。乃金匱治肺痺兩大法門。前因年高恙久。不敢驟用葶塵峻攻。惟取葶莖輕清宣痺。冀其病去。元氣不傷。服藥雖見小效。痺終未宣。前論燥熱醞釀爲痰。肺竅氣機阻塞。清肅失司。因而逆滿。却非謬語。夫頑痰滋蔓。譬諸頑民。不服王化。不忍猛而寬。則萑苻盜風。何由而息。所加葶塵。雖係無可如何。亦理之所當然。非徒行險僥倖也。現在痺勢稍鬆。足見有故無殞。從來峻劑。原屬可暫而不可常。然證經數月之久。痰熱瀰漫已極。甫得稍開。若旋行易轍。病根尙在。慮

其復萌。今早鼻仍流血。可知肺火未清。方加石膏山梔竹瀝。徹其痰熱餘波。今夜得以痺再減輕。明日可爲轉手。老人病逾百日。痰凝氣壅。肺痺不舒。上實下虛。原難想法。數番診視。因其痰火勢盛。不能受補。無已。初投葦莖。輕清宣肺。繼進葦塵。滌飲除痰。佐以膏梔竹瀝。以徹痰熱餘波。此皆古人成法。非杜撰也。今痺象稍減。虛狀漸露。高年恙久。恐其元氣不支。商佐保金輔正。

安波按。先生用方用法。絲絲入籠。不比近來庸流。溷亂籠統者也。

施婦感證

證逾三候。始而寒熱溷淆。繼則不寒單熱。日晡熱甚。黎明漸退。閱方初投逍遙。次用桃仁承氣。愈醫愈劇。食少便瀉。足腫腹脹。熱甚脹亦甚。熱緩脹亦緩。若云肝氣未必發熱。亦不必脹。隨熱至。若云血痺。當在下焦。不應脹在中脘。求諸病因。非關氣滯血凝。乃伏邪留着故也。己任編云。秋時晚發。感證似瘧。本是伏暑之病。暑必挾濕。盤踞膜原。膜原卽中焦部位。邪伏既久。乘時而發。自裏達表。是以外熱內脹。至於便瀉足腫。更屬溼病無疑。欲消其脹。須祛其邪。邪一日不去。脹一日不除。所

謂傷寒究六經。溫暑辨三焦。上焦不解。勢必蔓延。中下淡滲。佐以微辛。蓋無形之邪。未可作有形攻擊耳。前議服藥汗出。熱退脹減。伏邪外達之機。蓋暑溼伏邪。與風寒外邪不同。新邪當先微表。伏邪當先清裏。裏清表自解也。日來兼見咳嗽。瀉仍未止。按外感以嗽爲輕。腑病以通爲補。嗽瀉均係伏邪之出路。不可止遏。安波按。擬薄荷山枝辛苦以清裏熱。茯苓皮大豆卷滑石通草之甘淡以滲外溼。杏仁橘紅以開肺。半夏佩蘭以醒脾。

江婦崩證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曰月經。經者常也。反常則爲病矣。是以婦人首重調經。經調則百病不生。失調則諸證蜂起。夫血生於心。藏於肝。統於脾。而衝爲血海。血猶水也。若江河之流行。設有枯涸崩決。其爲患也大矣。求其致病之因。有謂血枯者。蓋女子以肝爲先天。素性多鬱。木鬱生火。火灼陰傷。以致經血日耗。地道不通。經言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者。此也。有謂崩決者。崩如山冢峯崩。決如波濤橫決。蓋血屬陰。靜則循經營內。動則錯

經妄行。經言陰虛陽搏謂之崩。陽氣內動發爲心下崩者。此也。病經日久。形瘦陰虧。木火鬱勃。舊春經阻崩暈。現又愆期兩月。勿愁血之不行。切恐崩患復發。議養腎陰以濟心陽。兼培衝任。冀其生生有自。血氣調勻。無錯妄之虞。復經常之度。不徒病去人安。更可勿藥有喜。

安波按。擬自製補煉丸養腎陰以濟心陽。培衝任以贊其職。

江氏子足痺誤治成廢

經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成痺。風氣勝者爲行痺。據述證由右足膝蓋痛引腿脚。漸移於左。狀類行痺。行痺屬風。治以驅逐。理不爲謬。但邪之所淩。其氣必虛。况童質稟薄。腎元未充。驅逐過猛。血氣受虧。肝主筋。筋無血養。則攣急。脾主肉。肉無氣煦。則枯瘦。以致腓日乾。髀日腫。足不任地。釀成廢疾矣。古云。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閱所服諸方。非全無治血之品也。無如桂麻羌獨。藥性太狠。難以監制。故祇見其害。不見其益。在病初血氣未衰。猶可輔驅并行。今則疲憊如斯。尙有何風可逐。何絡可通。倘再求速功。見病醫病。非但病不能醫。而命亦難保矣。要知疾既

成廢。欲圖轉澤回枯。誠非易事。惟有培補肝腎一法。膝爲筋府。肝腎之脈屬于足。足得血而能步。復有調養脾胃一法。四肢皆稟氣於胃。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脾強胃健。四肢得稟穀氣。脈道流行。自能充膚。熱肉二法。雖不言治病。然治病之旨在其中矣。

安波按。此症雖經治痊如語。而童質先稟薄弱。已見一斑。大約不壽之徵矣。

葉翰周世姪感證二反復狀類內傷

曩議和中通腑。大便解後。痞悶漸舒。穀食稍進。時候寒暄不常。質虛最易加感。以致寒熱愈而復作。日來寒象雖除。熱猶未淨。脈虛近急。是屬節外生枝。尙非本證。變幻。特元虧未復。腠理空疏。起居最宜謹慎。若謂此番寒熱不關外感。全屬內傷。則是陰陽兩虛。奇經爲病。不應急驟至此。且內傷之寒熱。當在日晡。日日如是。不能偶然。其狀洒淅。亦不若此之重。據理推詳。似當不類。現在大便又復旬餘未解。腹中雖無所苦。總覺欠舒。呆補惟恐不受。所以然者。病由溼凝氣滯而起。醫藥龐雜。胃腑欠和。輪化失職故耳。淡養胃氣。甘益脾陰。參以潤腸。不至蹭蹬再生。自可

漸躋蔗境。復診便雖半月未圓。腹無所苦。下不嫌遲。毋庸亟亟。日前感復。寒熱作後。至今申刻。仍有微潮。熱時口渴。交戌汗出始退。固屬餘波未清。但熱久津液必傷。商進養陰。陰血下潤。則便通。非徒退熱已也。感證反復。熱盛陰傷。腸枯便秘。疊進養陰濡液。熱退餐加。脈急已平。神采漸轉。據述昨午便圓燥糞。依然努掙艱難。足見病魔經久。元氣受虧。津液未充。便通猶防復閉。按救陽氣。當用建中。救陰液。須投復脈。宗千金方法。佐以人乳團魚燕窩。血肉有情。且俟液復虛回。胃強脾健。再議善後之圖。

安波按。便閉一證。病人每有一通爲愈之意。蓋糞呆物也。必藉中氣之送送。故便時努力則易下。屢見病後有一二月之久。體已復原。始得暢然下注。可見便閉一途。非徒補血潤腸爲能事。而益氣順氣之助。豈可漠然不道乎。是以經文中氣不足。溲便乃變。

程杏軒醫案輯錄終





3.081
45
:12(5)3

\$40